

高望来 / 著

美国以核不扩散体系的捍卫者自居，一直运用施压、制裁、利诱和武力威胁等手段阻止其他国家越过核门槛。对于那些渴望拥核的国家，核武器是国家实力的展示和确保安全的手段，承载了太多的寄托和期待。这就注定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博弈成为国家战略与智慧的终极较量。

核时代 的战略博弈

——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核时代的战略博弈

——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高望来 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高望来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12-4911-4

I. ①核… II. ①高… III. ①核扩散—防止—对外政
策—研究—美国 IV. ①D81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9530 号

责任编辑 刘豫徽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Heshidai De Zhanlue Boyi —Hemenkan Guojia Yu Meiguo Fangkuosan Waijiao
作 者 高望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 毫米 1/16 16¼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6 月第一版 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911-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 1

1945 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越过核门槛是获得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也是科技水平和国家动员能力的象征。美国作为第一个越过核门槛的国家，以防止核扩散为使命，不遗余力地对他国开展防扩散外交。这注定了美国与核门槛国家的博弈成为国家战略与智慧的终极较量。本书揭示了美国对以色列、日本、印度、利比亚、朝鲜和伊朗 6 国防扩散外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第一章 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 12

核武器是美国战略的中心要素。从 1945 年至今，美国历届政府均将防止核扩散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美国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和安全手段推行防扩散外交，恩威并施来迫使无核国家放弃其核诉求。美国防扩散外交在实践奉行双重标准，履约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并企图操纵和控制国际机制，严重影响了其防扩散外交的公正性和成效。

第一节 美国防扩散外交发展历程 / 13

第二节 美国防扩散外交的政策工具 / 17

第三节 美国防扩散外交存在的问题 / 21

第二章 美以默契与模糊战略 / 25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拥核国家。在以色列核计划发展过程中，美国历届总统均未充分利用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向其施压，错过了阻止以色列越过核门槛的战略机遇。模糊核战略是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战略默契，是以色列战略家在强敌环伺的战略环境下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思考出的战略方案，可以保证以色列在不必付出政治代价的同时独享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在以色列弃核问题上，美国防扩散目标成为其战略利益的牺牲品。

第一节 以色列战略梦魇及拥核诉求 / 26

第二节 肯尼迪时期的美以交涉 / 35

第三节 美国默许以色列拥核 / 46

第三章 核保护伞与日本技术威慑 / 58

早在核时代之初，日本就在和平利用核能框架下，发展起世界领先的核能技术，保持可在一夜之间越过核门槛的技术优势地位。美国通过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化解了日本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并通过双边谈判将日本核能力限制在“技术威慑”层面。近年来，日本国内“核禁忌”逐渐淡化，日本拥核动向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节 美日安保架构与核保护伞 / 59

第二节 技术威慑与无核三原则 / 64

第三节 日本核选择与美国防扩散外交 / 75

第四章 出口管制与印度核试验 / 90

印度是美国在南亚的“民主橱窗”。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其不甘于做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而将拥有核武器作为实现大国梦的必由之路。1974年和1998年印度两次核试验均完全出乎美国的预料，

并导致美印关系急转直下。在印度两次核试验后，美国加强防扩散体系的制度建设，完善了防扩散领域的多边出口控制体系。

第一节 尼赫鲁时期的核能立国战略 / 90

第二节 中国核试验与吉尔帕特里克报告 / 98

第三节 90年代美国防扩散外交 / 111

第五章 秘密外交与利比亚弃核 / 122

2003年12月，利比亚公开宣布放弃核武器，并主动销毁了境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防扩散外交史上的经典成功案例。利比亚弃核谈判是通过“静悄悄外交”实现的，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政府在谈判中将弃核问题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利用利比亚对打破经济困局的强烈渴望来促使利比亚一步步地走上弃核道路。利比亚模式的失败之处在于卡扎菲弃核后政权覆没，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一节 利比亚拥核诉求及美利磋商 / 123

第二节 秘密外交与弃核决定 / 128

第三节 弃核与“利比亚模式” / 143

第六章 二轨外交与朝核危机 / 152

美国倾向于从“非理性”视角来解读朝鲜，将朝鲜谈判手法等同于虚张声势或讹诈，在谈判仍有一线生机的时候，往往不愿付出外交努力，而优先考虑动武及政权更迭。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克林顿政府即将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前，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化解了一触即发的朝核危机，达成框架协议。小布什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单方面终止框架协议，消除了朝鲜拥核的制约机制，将朝鲜推上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第一节 朝鲜核问题提上美国安全日程 / 153

第二节 朝核危机与《框架协议》 / 160

第三节 美国终止框架协议与朝鲜拥核 / 175

第七章 强制性外交与伊朗核诉求 / 188

美国对伊朗的防扩散外交在“流氓国家”的框架下展开。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派在美国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美国对伊朗推行高压政策。美国政府无视伊朗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外交努力,表示不会容忍伊朗发展核计划,造成伊朗国内的强烈反弹。美国的强硬态度反而压缩了伊朗决策者的活动空间,坚定了伊朗领导人的拥核意志。内贾德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成为“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火车”。在对伊朗的政策议程上,美国最缺乏的是想象力和耐心,而不是挥舞大棒的魄力和意志。

第一节 伊朗核计划的缘起 / 189

第二节 “9·11”事件后对伊强制性外交 / 194

第三节 内贾德时期的美伊谈判 / 206

结 论 / 218

美国防扩散外交的政策工具包括外交谈判、制裁、使用及威胁使用武力、强制性外交、经济激励等手段。美国对其盟友或关系亲近的国家,多采用外交谈判和磋商等温和手法,而对其敌视的国家,则主要依赖制裁和武力威胁等强硬手法。在实践中,美国若能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掌握准确的情报,并避免强硬派过多介入,防扩散外交成功的概率会更大。未来美国的防扩散外交应注重规避多样化安全风险,加强多边防扩散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 / 231

导 论

1945 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越过核门槛是获得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也是科技水平和国家动员能力的象征。美国作为第一个越过核门槛的国家，以防止核扩散为使命，不遗余力地对他国开展防扩散外交。这注定了美国与核门槛国家的博弈成为国家战略与智慧的终极较量。本书揭示了美国对以色列、日本、印度、利比亚、朝鲜和伊朗 6 国防扩散外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一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8 月 9 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枚核武器顷刻间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也以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展示了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原子能量的释放一方面开启了无限的科技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拥有了自我毁灭的力量。2014 年 8 月 6 日，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汤姆·英格哈特（Tom Engelhardt）追思核武器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感叹道：“在 70 年以前，世界末日的降临由上帝或诸神掌控变为由人类掌控。这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段历史将于何时终结是不可预知的。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

‘小规模’核战争，也将毁掉南亚，诱发核冬天效应，导致全球范围的饥荒。”^①

自1945年人类步入核时代以来，广岛和长崎是核武器投入实战的唯一例证。核武器被称作“绝对武器”。^②在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不断更新核武库，核武器的当量由2万吨左右跃升至千百万吨级，两国领导人却从未因局势紧张而做出按下核按钮的决定。1955年3月1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其最后一篇演讲，深刻揭示了核时代的安全悖论：“经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进程，我们很可能已进入这样的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孕育出的健壮孩子，生存与毁灭成为孪生子。”^③

美国作为唯一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一直保持着在核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从未停止过对核武库的更新换代。从1945年到1996年，美国共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④为避免核试验破坏美国本土的自然环境，美国将核试验的地点选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67次核试验彻底破坏了这个风光宜人的小岛的自然环境。即使在2010年美俄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美国仍然在积极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实战化、智能化的研究，甚至在探讨对其他家“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⑤

美国向世人展示出了核时代最黑暗的一面。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致使数十万无辜平民丧生，核讹诈是对无核国家恃强凌弱的手段，核试验

① Noam Chomsky and Tom Engelhardt, "Hiroshima Day 2014: Why National Securit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curity", antiwar.com, August 6, 2014. Available at: <http://original.antiwar.com/engelhardt/2014/08/05/hiroshima-day-2014/>.

② Bernard Brodie et al.,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③ Winston Churchill, "Never Despair", March 1, 1955, House of Commons. Available at: <http://www.winstonchurchill.org/learn/speeches/speeches-of-winston-churchill/102-never-despair>.

④ 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⑤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对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然而在对外政策中，美国却仿佛已经占据了核时代的道义制高点，时时以核不扩散原则的捍卫者自居。自耗资数千亿美元的“曼哈顿计划”启动以来，美国就试图确保其对核武器的垄断，并提出了各种防扩散倡议，来避免核技术进一步扩散。

在美国积极展开防扩散外交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拥有核武器列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49年苏联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随后英国、法国和中国也先后迈过核门槛，成为得到国际承认的合法拥有核武器的核国家。^①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味着英国可以享受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而不必另起炉灶发展核武器，然而英国仍坚持发展独立的核力量。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揭示说，核武器既可作为威胁手段，又可展示科技优势，这正是英国的实力所在，可以弥补英国在人口力量方面的不足。^②

对许多国家而言，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科技水平和国家动员能力的象征。受到国际承认的5个核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一事实无疑证明了核武器与大国地位的相关性。核武器既可以弥补一国在战略资源方面的不足，也可提供保障安全的威慑力量。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拥有核武器可以迅速扩大一个国家的实力：“核时代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变化，可以史无前例地改变均衡格局。一国拥有核武器之举，会比以往占领任何领土更深刻地改变势力均衡。”^③

在核选择的天平上，一国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往往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以色列建国以来置身于敌对的阿拉伯邻国之间，即使是美国提出的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护的承诺，也难以化解其面临的安全困

① 核武器国家是指在1967年1月1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formation Circular,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22 April, 1970, INFCIRC/140, Article IV (3).

②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608.

境，使之将拥有核武器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敌对关系也坚定了巴基斯坦的拥核意志。1965年，时任巴基斯坦原子能部部长的布托公开发表声明：“如果印度拥有了原子弹，我们就算是吃树皮、草根甚至是挨饿也要拥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我们别无选择。”^①

核技术的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无核国家越过核门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和平利用核能到生产武器级核材料，仅有一步之遥。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文（Hannes Alfvén）曾经指出：“‘原子能为了和平’与‘原子能为了战争’正如连体的暹罗双胞胎一样。”^②与此同时，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要克服拥有核武器的资金、科技和实力瓶颈，是非常困难的。卡扎菲自1969年成为利比亚领导人以来，就倾全国之力来谋求核武器，辗转多国寻求核援助，还卷入核黑市购买相关设备。然而在2003年底利比亚宣布弃核之时，利比亚的核项目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全不具备威慑力量。

在防扩散的历史上，很多国家在从事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之后放弃了核诉求。这样的例子包括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和韩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南非、阿根廷、巴西、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也放弃了其核计划。^③这些国家弃核的原因各不相同。美国的防扩散外交对于某些国家的弃核选择发挥了重要影响。例如美国向土耳其和韩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促使这些国家弃核的重要原因。^④

在美国将防扩散列为重要对外政策目标的大背景下，对于试图越过

① 夏立平：《巴基斯坦核政策与巴印核战略比较研究》，《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66页。

② Avner Cohen and Marvin Miller, “Bringing Israel’s Bomb out of the Basement”, *Current*, January 2011, p. 12.

③ Gawdat Bahgat, “Nonproliferation Success: The Libya Model”, *World Affairs*, Vol. 168, No. 1, summer 2005, p. 3.

④ Robert S. Litwak, “The New Calculus of Pre-emption”, *Survival*, Vol. 44, No. 4, winter 2002-03, p. 72.

核门槛的国家，追求核武器就意味着需要展开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不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核门槛国家综合运用了威胁、欺骗和谈判等多种手段与美国斗智斗勇。美国对这些国家开展防扩散外交的力度有所不同，对于那些被列为敌手的国家，美国多使用武力威胁和威压手段；而对于盟友，美国在推行防扩散外交方面态度有时则不那么坚定，例如对以色列拥核采取了默许态度。

本书以美国防扩散外交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对某些国家的防扩散外交取得了成功，有效地阻止这些国家越过核门槛，为什么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防扩散外交却以失败告终。6个深度案例分析揭示了美国如何默许以色列拥核，如何坚定了印度的拥核意志，如何确保日本的核能力局限于“技术威慑”层面，如何应对朝核危机，如何说服利比亚弃核，及其高压政策何以使伊朗态度更加强硬。这些经典案例说明，无论是对盟友还是对手，美国防扩散外交成功的关键在于审慎把握形势、选择时机并真诚地表达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一味地施压则将导致事与愿违的效果。

二

核军控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很多核门槛国家，核武器是国家实力的展示和确保安全的手段。军控研究专家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各国拥核和弃核的原因，其中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影响其决定的两大要素。国内因素是塑造一国拥核诉求的主要原因，一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国内政治及心理因素等均会影响其研发核武器的决策。凯利·欧瑞利（Kelly P. O'Reilly）追溯了国家领导人的动机如何影响了其拥有核武器的决策。^① 雅克·海曼斯（Jacques Hymans）关注

^① Kelly P. O'Reill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Beliefs, Motivations and Percep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科学家及政治家在发展核武器的国内政治学之中的作用。^① 本杰明·索尔库 (Benjamin K. Sovacool) 和斯科特·瓦伦丁 (Scott Victor Valentine) 关注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拥核动机。^② 理查德·贝茨 (Richard K. Betts) 也探究了弱国如何做出了拥核的决定。^③ 王仲春追溯了主要核国家拥核的动因及其核战略。^④

在国内因素之外, 国际环境、外部援助及外国压力也是影响一国拥有核武器的决定的重要因素。雅克·海曼斯指出, 外部威胁对于一国的拥核诉求具有决定性作用: “如果没有影响一国生存的外部威胁, 一国将不会追求核武器。”^⑤ 外部援助也可以迅速推进一国的拥核进程。马修·克罗宁 (Matthew Kroenig) 指出拥核国家的技术转让将缩短核国家越过核门槛的过程。^⑥ 米切尔·瑞斯 (Mitchell Reiss) 指出美国的防扩散政策也是改变许多国家核政策的外部因素。^⑦ 理查德·巴特勒

① Jacques Hymans, *Achieving Nuclear Ambitions: Scientists, Politicians, and Prolif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Benjamin K. Sovacool, Scott Victor Valentine, *The National Politics of Nuclear Power: Economics,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Oxon: Routledge, 2013.

③ Richard K. Betts, “Paranooids, Pygmies, Pariahs and Nonproliferation”, *Foreign Policy*, No. 26, spring 1977, pp. 157-183.

④ 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Jacques E. Hymans, *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ymans, “Isotopes and Identity: Australia and the Nuclear Weapons Option, 1949-1999”,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2000, p. 2.

⑥ Matthew Kroenig, *Exporting the Bomb: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美] 马修·富尔曼:《传播诱导: 核扩散与和平性核合作协议》, 朱立群等主编:《国际防扩散体系: 中国与美国》,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年版。

⑦ Mitchell Reiss, *Bridled Ambition: Why Countries Constrain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5.

(Richard Butler)^① 和奥拉夫·诺斯塔德 (Olav Njølstad)^② 则揭示了核不扩散机制的脆弱性如何使核扩散成为可能。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美国保持着核不扩散体系中的霸权国地位,也是诸多军控条约和军控倡议的主要发起者。尽管美国军控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它依然是核不扩散体系的积极构建者和参与者。美国密切追踪核门槛国家的发展动向,也成为核门槛国家在考虑核选择的过程中主要的外部压力来源。罗伯特·里维克 (Robert S. Litwak) 指出,“美国在其他国家弃核决策中也许不是唯一的行为体,也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然而即使是美国政策的批评者也认可美国在诱使、说服、强制这些国家放弃核诉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要揭示美国防扩散外交的基本动因、手段及其效果,可以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来还原美国防扩散外交及其与核门槛国家的博弈。本书采用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 (Alexander George) 所提出的结构因素聚焦比较分析法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来探究美国对核门槛国家防扩散外交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亚历山大·乔治在担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时期开始关注如何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在对案例进行深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对政策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④

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贝内特 (Andrew Bennett) 在《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发展》一书中详细地介绍如何运用结构因素聚焦比较分析法来发展理论。结构因素聚焦比较分析法“关注结构因素

① Richard Butler, *Fatal Choice: Nuclear Weapons: Survival or Senten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1.

② Olav Njølstad 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hallenges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Oxon: Routledge, 2011.

③ Robert S. Litwak, *Outlier States: American Strategies to Change, Contain, or Engage Regimes*,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i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

④ Alexander L. George, “Prefac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9, p. xiii.

(structured)”，研究人员会预先设定一些反映研究目标的问题，引导搜集数据的过程，保证数据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系统比较几个案例，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知识。这种方法“聚焦(focused)”，仅关注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每个案例分析，都要保障关注结构因素和聚焦两条原则，把这一案例的研究成果与其他案例汇总。^①

迄今为止，世界上共有 9 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在这些国家之外，多个无核国家拥有核能力及核意图。玛利亚·鲁布利(Maria Rublee)指出，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是指拥有核设施的国家，拥有核意图的国家是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拥有核武库的邻国的国家。^② 根据这一定义，世界上共有 62 个拥有一个以上核武装邻国的无核国家，共有 56 个从事核活动的无核国家。用拥有核动机的国家减去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潜在的核国家共 40 个。^③ 这一数据也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同。在 2004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超过 40 个国家是“潜在的核国家”(nuclear latent states)。^④

表 1 拥有一个以上核武装的邻国的无核国家 (共 62 个)^⑤

亚洲	日本、韩国、蒙古、孟加拉国、不丹、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越南、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约旦、巴林、格鲁吉亚、黎巴嫩、阿曼、沙特、叙利亚、也门、阿联酋
----	--

①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5, p. 67.

② Maria Rublee, *Nonproliferation Norms: Why States Choose Nuclear Restrain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p. 29.

③ Ibid, pp. 30-31.

④ Ibid, p. 2.

⑤ 改编自 *Nonproliferation Norms* 一书，参见 Maria Rublee, *Nonproliferation Norms: Why States Choose Nuclear Restrain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p. 30.

续表

欧洲	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拉托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
美洲	加拿大、墨西哥
非洲	埃及、利比亚、苏丹

据世界核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世界上拥有核反应堆或将在 2030 年建成核反应堆的国家共计 48 个，除去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 9 个国家，拥有核电站的无核国家共计 37 个。

表 2 拥有核电站的无核国家（共 39 个）^①

亚洲	日本、亚美尼亚、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伊朗、约旦、沙特、阿联酋、哈萨克斯坦、韩国、越南
欧洲	比利时、芬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捷克共和国、西班牙、瑞典、瑞士、立陶宛、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乌克兰
美洲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墨西哥
非洲	埃及、南非

在拥有核能力及核意图的数十个国家之中，本书选定了美国对以色列、日本、印度、利比亚、朝鲜和伊朗 6 个国家的防扩散外交做比较案例分析。选取这些国家来进行比较案例分析的标准包括以下四点：首先，这些国家均未在 1967 年之前成功地试爆核武器，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核国家资格。第二，这些国家均有核武诉求，同时拥有作为研制核

^① 改编自 *Nonproliferation Norms* 一书，参见 Maria Rublee, *Nonproliferation Norms: Why States Choose Nuclear Restrain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p. 30.

武器基础的先进核技术能力。第三，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防扩散外交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则以失败告终。防扩散外交结果的不同提供了充分的多样性，可以在此基础上比较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第四，这些国家有的是美国盟国，有的则是被美国视为潜在敌人的国家，可以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了解美国在推行防扩散外交方面对盟友和敌手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从美国防扩散外交的成效看，本书这样衡量其成功与失败：如果美国对一个国家推行的防扩散外交推进了该国核计划，防扩散外交就是失败的。如果美国对一个国家推行的防扩散外交延缓并最终逆转了该国的拥核进程，防扩散外交就是成功的。然而，由于某些国家的核计划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有些核武计划仍处于潜伏阶段，因此本书仅能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防扩散外交的成效做一个阶段性的分析。

在这6个案例中，美国对以色列的防扩散外交未能阻止其拥有核武器，然而成功地将核能力限制在“模糊政策”的框架下，是一个基本成功的案例。美国对日本的防扩散外交有效地阻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是一个成功案例。美国对印度的防扩散外交明显滞后于印度核武发展的进程，主要通过核试验后建立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来限制印度核能力，是一个失败案例。美国对利比亚的防扩散外交成功地通过议题挂钩来促使利比亚弃核，是一个成功案例。美国对朝鲜的防扩散外交通过《框架协议》限制了朝鲜的核计划，然而由于美国单方面放弃协议而导致朝鲜拥核，是一个失败案例。美国对伊朗的防扩散外交主要采取施压和武力威胁手段，导致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坚定了伊朗的拥核意志，然而由于伊朗尚未越过核门槛，属于一个较为失败的案例。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的防扩散外交中，武力威胁和强制性手段时常会强化核门槛国家的威胁认知，坚定其拥核的政治意志。在试图说服各国放弃核武器的过程中，美国如能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及时对核门槛国家的履约行为予以经济激励和补偿，防扩散外交的效果会更加出色。此外准确的情报是防扩散外交成功的基